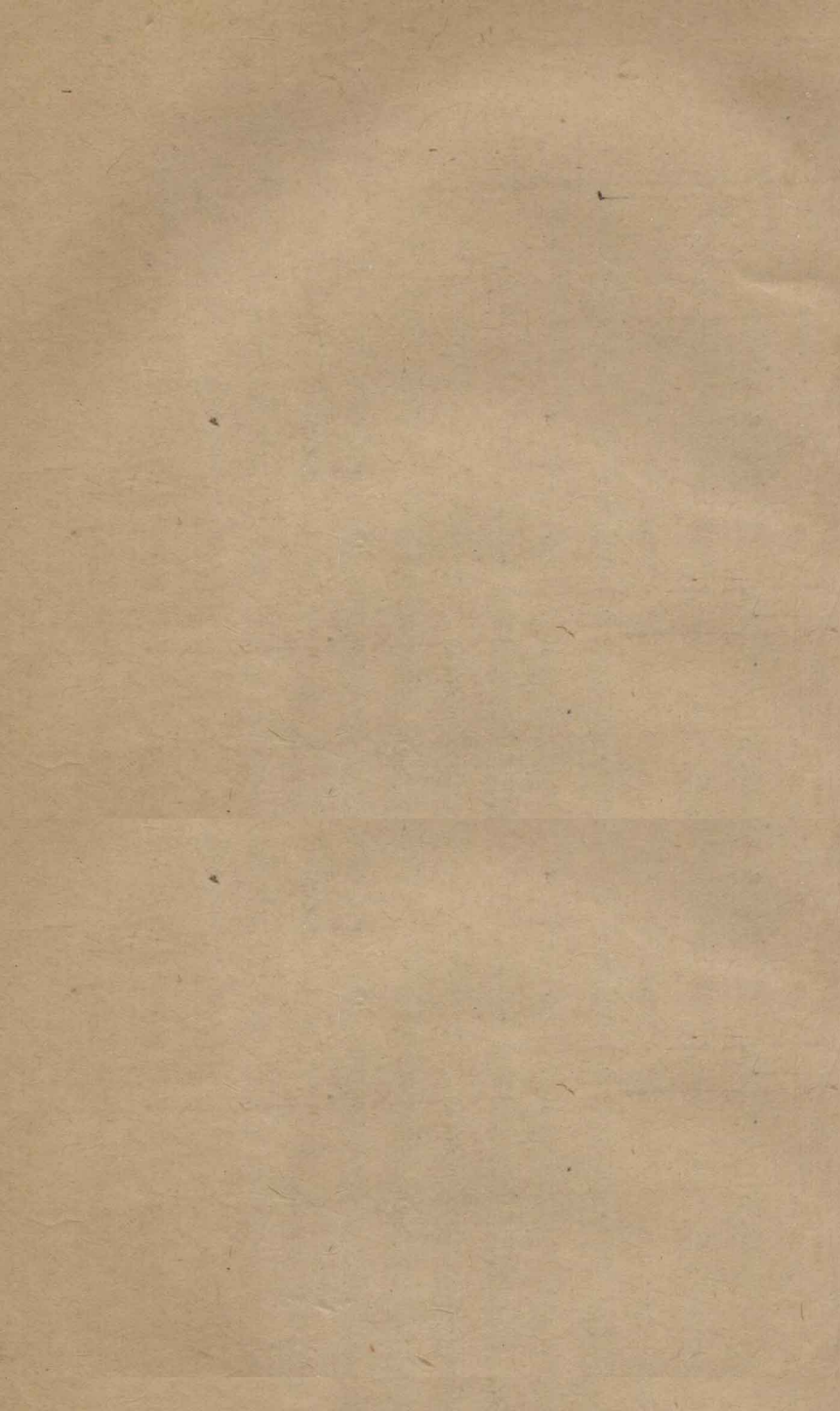




吳槐江宮保事略

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秦尙書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笑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時奏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阿文成所器前後隨文成勦辦蘭州回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坤丁巳甲辰授御史擢給事中父憂去服闋補原官嘉慶丙辰遷鴻臚少卿通政司文成尤善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器前後隨文成勦辦蘭州回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上炳燭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乃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官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之職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任章京即爲阿文成所器前後隨文成勦辦蘭州回匪者一讞閩浙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坤丁巳文成薨益橫注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己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甚嚮之是年閏六月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宣軍機大臣不得命召章京惟公已上直入對稱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某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和坤語塞乃承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傅公任侍郎久日

附 石見詳聞甚願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公議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

授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和坤不便其所爲出爲直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坤敗公言和坤

營理吏戶刑部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惑雖除猾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逐條更正

睿廟可之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勦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

三級辛酉夏擢湖廣總督壬戌春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有以收受沔陽知州秦泰金兩淮厘費二事劾公

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公接

駕夷齊廟

賞穿

黃馬褂時文敏公百齡已由粵撫范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訐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

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

入粵撫孫玉庭言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

託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溼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氛劇力疾視事而 溫旨屢問病狀給優

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嘆喑喇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難頭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三板船入

省河聲稱防禦咄囑西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

匪氛雖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爲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鎗以絕其望而夷舶遷延至十月起旋奉嚴

譴奪職效力南河己已赴工所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以公慈懦覆奏遂逮成伊罕抵成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

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加四品卿銜又六年癸巳二月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性

樸直奏對必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其自楚督調直隸也初入覲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曰

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

葬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可勝防哉未幾

仁宗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公與韓文端董文恭同

召見

上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

景耶有頃

上目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翦綵爲花一

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叢船全集午後輒吳不可耐何足言風景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

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

皇上宜謹佩勿諉時同列皆爲橋舌

文端出以語人且曰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近之矣後有以文端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堆叢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公又嘗曰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即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溺職已也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公牒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當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弗理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像邊防堵諸鎮將給予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即日受詞駢梟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將已至那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得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衢

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不爲動嗣得賊間訊之皆問所爲也乃大服其駐廬民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廬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其張弛得宜有定識多類此所著有伊江別錄春明補錄封溪筆錄皆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多後進所未聞云

錢南園通副事略 曹錫寶 謝振定 武億

公諱禮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人公謹守其教嘗曰立品必自慎獨始於人所共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破萬卷適以取罪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改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 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 上曰

當遣和珅往勘公意不謂然

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公拜

命出不俟和珅先數日行微服止

其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齎信者也公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公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反 命

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甘

肅冒賑事發公劾總督畢沅瞻徇迴護得 旨查辦畢坐削級當是時公直聲震海內累遷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學政和珅屢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餉公三秩尋遭艱歸服闋補主事 高宗知其直更擢爲御

史 命直軍機處時和珅爲軍機大臣與阿文成等不和公上疏曰臣伏觀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即屬察白事署稿亦得有定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尙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 召見時聯行而

入退即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多歧以

皇上乾行之健離

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決不至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

況內右門切近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

慮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軍機司員皆隨之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

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原備幾暇顧問俟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必遽

入於未辨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衆皆得謁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取

請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至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

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直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

敕改正疏入

上聽其言降詔飭責由

是有稽查軍機處之命竟日危坐其間和珅益驟公而

高宗知其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委之家

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和珅之秉政也士有恥趨其門下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

失於章奏者公一人而已然幸

天子仁明紀綱猶在和珅雖甚怨惡公不能逐之使去第勞辱而已

仁宗既親政除隱壻姦屢進嚆昔不爲利誘之士而公已前卒不獲稍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天下得益

觀真儒之效豈不惜哉公督學湖南嚴厲不少假借卷必親閱每試士正襟坐聽事目炯炯終日不倦凡字畫破體

省俗必譴責之然勤於訓士六年中未嘗視一諸生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年如一日雖非身受拔植者亦謳頌弗

衰也在湖南時歲大旱陸撫軍耀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將稱觴閭閻者請餽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

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挺藕數斤巡撫懼而止公眉稜聳峭朝列皆畏憚之其實虛懷樂善出於至誠詩文蒼鬱

勁厚得古意書法逼平原嘗與酣畫馬識者珍之如拱璧云同時以伉直忤和珅者有御史曹君錫寶謝君振定博

山縣知縣武君億

曹君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也乾隆辛酉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丁巳舉進士選庶吉士愛
歸十年散館改刑部主事選員外郎典河南鄉試擢郎中分校會試督山西學政乙未授山東糧道坐旗丁鬪毆事
望吏議改部員在四庫館行走議敘以司業用 特旨授陝西道御史疏劾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
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答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留京王大臣奉 旨勘查僭妄蹤跡竟
不可得而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詢時和珅當國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此舉皆咋舌一二有心人仰屋
竊歎而已亦未敢訟言君賢皆曰曹君禍且不測然 高宗竟不以罪君也部議鑄三秩 特旨改革職留任

逾年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分校順天試壬子九月卒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

仁宗親政六日和珅下獄尋

賜死某卿洊擢總憲矣即日罷斥

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君一人耳乃下

詔曰常和珅勢饒肅

灼時舉朝無一人敢糾劾者前御史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抄劉全家產竟至二
十餘萬之多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可追贈副都御史照加贈官階陞其子於是大下士聞之莫不
吞聲心折呼 聖明萬歲歎天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吞聲心折呼

聖明萬歲歎天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謝君振定字一之號鄉泉湖南湘鄉人負經世才尚氣節能爲古文乾隆庚子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戊申典江南鄉
試巡視南漕入瓜儀糧膠阻風禱於神得濟疏建風神廟嗣是渡江風輒順京口人呼謝公風嘉慶元年巡視東城
有乘違制車彪彪然絕道而馳者擒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其人怙勢橫甚君痛杖之焚其車於通衢事聞有 詔令
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此直聲震天下四年和珅敗 特旨以主事起用應 詔陳言即條上時務數
事議論嶽嶽不苟同尋遷禮部員外郎典陝西鄉試出視通州坐糧廳勇於任事革陋規釐剔叢弊勞瘁卒官嘗嘆
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古文者輒手寫之思欲網羅當代文章都爲一集未就所自著曰知恥堂集

武君儉字虛谷河南偃師人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郎中君舉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山知縣會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反賊王倫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攜徒衆持兵刃橫行數州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酣恣君聞即捕之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曹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跪君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且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爲誰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陋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博山民老弱數千人謁大府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譴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昌言其屈而和珅實總吏部駁之事遂寢然和珅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

仁宗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置和珅

於理詔各舉所知大臣交薦君 敕吏部調取引見時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旨也而君先一月卒矣君任博山及去官才七月而多惠政勸民節儉創范泉書院親課士訓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餽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乃具狀請旌附郭佛寺多女尼除老弱廢疾外悉遣嫁之決辭無留獄禱雨立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旣罷官累主郡邑書院所至以學行造士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授經堂劄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卒年五十有五君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吏及通鑑皆能闡誦酷嗜金石文字性善哭館朱學士筠家值除夕學士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臠肩二雞一鶩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間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陽湖洪稚存黃仲則客輦下貧不能歸偕飲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兩江總督百公以疾聞

上命乾清門侍衛率尙醫馳傳問視至日公薨

天子覽

遺疏垂淚悼惜

賞還協辦大學士遣侍郎博啓圖偕公弟學士桂齡往治喪靈輿入城遣

皇子即家賜奠禮臣

議優卹

予祭葬諡文敏公之才猷事功見於

寵翰褒答者一則曰國家柱石當代名臣一則曰鍾上蘭之秀氣

生申甫之良才煌煌乎彰信

國史榮矣備矣伊古儒臣所罕覲也公諱百齡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居遼東先世

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父法良乾隆甲子舉人官陳州知府公生時大父夢偉丈夫持權衡入室覺而公生喜曰

此子必大吾門幼穎異長益奮於學乾隆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四庫館提調丁酉分校順天試甫出闈

簡授山西學政還朝改御史丁父憂壬子補原官擢奉天府丞兼學政名不與開列而膺是

此始尋丁母憂嘉慶三年再補奉天丞己未調順天兼署府尹庚申授湖南按察使辛酉調浙江遷貴州布政使壬

戌調雲南癸亥擢廣西巡撫以平反武緣民枉死獄

上嘉異之加太子少保

賜孔雀翎調廣東巡撫緝獲

洋盜四百餘名公撫粵多惠政而嚴禁班館重懲黨役一節尤得民心及去任士民遮道留肩輿不得發至夜乘馬

乃出城甲子擢湖廣總督楚多劇盜公下令悉力擒捕行以便宜江湖千里如枕席莅楚三月以撫粵時失察家人

事落職按驗議遣戍伊犁

上悉察而原之

命來京効力史館丙寅

命馳赴福建總理軍糧事竣

品頂戴補汀漳龍道丁卯遷江蘇按察使擢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再擢兩廣總督自是

上知公益深信公

益篤而倚畀亦日益殷矣粵洋久不靖巨寇張保挾衆數萬勢甚張公至奏徹沿海商船嚴禁消賊濟水諸弊籌餉

餉練水師懲貪去懦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又巡哨周嚴遇盜輒擊之沈海羣魁奪氣始有投誠意然懼諫未敢遽進

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衷中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

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燄蔽天日環公船

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執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睢盱瞻落詫爲天人皆面縛旬命公立撫

其衆許奏乞貸死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礮械無算復令保招降烏石二以計誘至雷州斬之並斬爲從者百餘人釋其餘黨全海肅清

上愈嘉異之復太子少保

賜雙眼花翎

賞輕車都尉公疏請添

設水師提督駐虎門從之辛未再以疾告回京補刑部尙書

上以部事繁改左都御史兼都統未月河決

王家營授兩江總督 命一力治河公之官京師也壯歲有子不育屢荷 垂厪是年九月

仁宗萬壽之辰

召見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 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裨封疆故得上蒙

天祐老年得子朕甚爲欣悅可賜名扎拉芬公奏謝 手詔優答有天賜麟兒語雖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也王

申大工合龍疊荷 殊獎受 賞賚並以漕艘渡黃適速 賞公子六品蔭生癸酉拜協辦大學士管兩江總督公

之治河也首治積年未疏之海口海口大暢乃求效於河大要以謹守東清壩爲第一義撓令者必重創之盡瘁河

干者五年黃流迄無倒灌患即盛漲亦速消恬瀾偉功至今老兵猶言之泣下甲戌御史吳雲馬履泰劾公任用朱

爾廣額貪黷侵欺所舉劾多失當 上命松筠初彭齡往按驗松公等奏所劾無實據 上曰百齡實屬

有爲之臣朕非虛言所能搖惑之主公聞之仰天搏額嗚咽不能起立烏庫公之志良苦然明良一德之雅可謂盛

矣明年初公署江蘇巡撫劾公會受鹽場餽遺二萬 詔大學士托津尙書景安往勘白其誣 上責初公妄

奏 命嚴議公尋坐勘獄失入奪宮銜及協辦大學士暫留江督任江省有莠民散逆詞惑衆偵刺久無蹤公憂甚

上亦切責公乙亥夏一日召機幹將吏三數人入密室給契箭一枝令曰某已廉得逆犯主名可速往某處

掩捕稽緩一時者斬疏脫一人者斬如公教果獲方榮升等首從百五十人於巢縣械送轅門獻實抵極法無漏網

者 上重嘉異之謂實能秉正祛邪厥功甚懋復太子少保 賞還雙眼花翎晉爵三等男公子晉五品蔭生

旋兼署安徽巡撫時御史石承藻劾襄陽知府王樹勳係京城廣慧寺僧明心因犯禁遞解回籍諱罪混捐得 旨

逮訊 諭詢公會與明心識面在湖北復令王樹勳占休咎是否知其即係一人公奏止知樹勳爲候補同知不意

其即係明心

上以事隔十餘年未必即能辨識

命允議九月以病請開缺

上深憐而勉慰之以松

公往代其事仍

命公在江省調理疾瘳仍回任迨

賜醫至公自度不起口授遺疏逾時薨年六十有九軍民巷

哭不絕公少負文名復研貫史籍經濟閱深名益起時當軸頗欲延攬英賢以峻聲望公挺勁自異不屑隨人俛仰

致浮沈冷局十餘年嘉慶初始歟歷重鎮勳望煒然

賞輕車都尉時尙未有子吳學士肅寄詩云 天子知從無

事日郎君貴在未生時公見之甚喜所自爲詩曰守意龔集

孫寄圃相國事略 蔣攸銘

公姓孫名玉庭字寄圃山東濟甯州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出爲監司洊擢臬藩巡撫大邦遷兩江總督拜協辦大學士晉體仁閣大學士任總督如故道光四年河決高家堰被議除名公以廉介結 主知恪事 三朝

歷數中外五十餘年清操碩德爲天下望生平嚴重識大體鋤剔姦蠹撫綏遠人不邀旦夕不可必之功銷患未萌天下陰受其賜焉粵東負山襟海重洋出沒孕納污垢其人嗜利輕生椎剽劫匪匪毗鬪警號難治嘉慶間洋盜充斥舟師無功公之爲巡撫也奏稱自古但有海防未聞海戰惟當嚴守口岸添駐弁兵禁淡水米糧以絕之而以米艘數十艘居中策應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資爲不擊自斃之策而督臣銳意主勦其言不行久之師老盜夢遂議招撫誘以賞賚百姓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謠公抗疏力陳其弊謂盜匪非真悔罪特爲貪利而來官吏意在貪功不惜重金爲市然罪賫茲萌陽避盜名陰攫盜實及有司拘捕則陣颿駛海而去科其劫殺之罪極刑不足蔽辜今則以賞爲刑以招爲餌廢法斂怨莫此爲尤夫勦撫兼行之計莫如堅壁清野斷接濟以絕其糧嚴口岸以防其突以主制客以逸待勞批亢擣虛馴致消耗如是則海道漸臻晏謐矣奏入

睿廟覽之公精於治盜購譟鉤算無

不立獲警誅盜百七十有奇其楊阿鹽鄭阿訂關念棕各大盜並弋致之實諸法李崇玉者陸豐甲子盜魁也爪牙森銛勢張甚長吏畏其潰癰胸縮不敢問公嘗獄潮州密飭某鎮以舟師塞甲子港口截其入海之路別遣官率

壯丁由陸路疾馳擒之部勒甫定礮石鎮李漢升適至堅請與俱公不欲其行且云爾去必償事而勢不能禁距賊巢里許李鎮兵伍突鳴排槍崇玉方飯大驚跳而逸比圍其虛僅獲賊之父母兄嫂子姪而已公據實入告有旨逮漢升人皆服公先見潮州俗獷悍毛髮之隙輒刺刃其同姓者黨而報讐於是糾宗而閭曰械鬪習爲常鄭馬兩姓鬪互殺百六十餘人有孫映輝者前山東金鄉令也嘗已革生員林哲斃其姓二十三人林亦斃孫姓滅其二續積五年不決公往鞠之梟馬姓一十餘人而奏褫映輝職餘按律抵罪遠近肅然 國家怙冒中外懷柔百族其最遠者爲噶咭喇近者爲安南噶咭喇在俄羅斯之東大西洋之北距中國數萬里乾隆間航海入貢安南在廣西太平府南自漢迄明始隸版圖繼淪異域然籲封修貢恪服素著自阮光平滅黎氏而有其國傳至光緒阮福映滅光續而奪之嘉慶七年福映奉表稱本黎氏舊臣爲祖父復讐不敢無故稱兵且俘光續所匿內地海盜莫觀夫等數十人械歸廣東而以光續所受敕印獻諸 天朝籲請錫封時公巡撫廣西察其恭順以爲 國家於外夷不以其國之順逆爲衡而以其順逆於我者爲準奏請納款得 旨允行明年福映請以南越名其國公以名嫌趙佗不祥駮之 睿廟謂福映恃功邀請心存叵測有海道邊關密飭防備之 諭而福映自以世居越裳申請至再固不知南越之爲嫌也公以謂嫌名不可蹈而邊隙不可開 國體不可不尊而遠人不可不輯遂奏福映初得富春即遣使航海輸誠既有安南復遣使敏關請命懷畏德威足徵恭順使其不恭奚需名號不可以語言文字之未阻外夷歸化之心且百越之南本爲夷域彼先有越裳纔有安南請錫號越南於肇錫嘉名之中仍其舊域故土之義奏入得 旨俞允嘉慶二十年噶咭喇入貢其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輻強遣之 睿廟不憚公適述職京師 召見垂問以公嘗撫粵悉夷情也公面奏乾隆五十八年暎夷貢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國禮拜之儀其大班曰同噶咭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 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臣親見之譯者曰俯伏者夷禮之冕冠頓首也今貢使即同噶咭未有譚於彼而驕於此者 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

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彼窮且感又安能強如其妄有干求當折以 天朝之法度如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之儀文反覆開陳漏下四刻 睿廟大悅 優旨褒之當兩國之求封入貢

也 廟堂疑慮不釋封疆大吏稍有迎揣倖功之心邊憂兵端且立起公未發而預籌其收不敢鹵莽試鎮之以靜待之以誠全 國體而綏荒服其計慮深長利豈僅在一時已哉道光初元樞臣議條州縣陋規算及舟車公謂非體力陳其不可 上立悟而且 優旨褒嘉許爲大臣其疏稿尤膾炙人口云公以乾隆甲午舉於鄉至道光

十四年甲子一周而公罷退里居十年矣撫臣以重宴鹿鳴入告 諭旨賞四品服是年冬十月薨春秋八十有三道光二十四年孫毓淮以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官至按察使世咸謂頌德之報同時有蔣襄平相國者後公九年成進士亦由大學士出爲兩江總督與公齊名

蔣公名攸銛字穎芳號礪堂遼東襄平人隸漢軍旗籍父韶年官知州生母徐氏禱於蘇郡五鵲山生公於江蘇布政司理問署中幼穎特年十三爲諸生十八舉順天鄉試出翁覃谿學士門劉文清公見其閤中試律詩聲節稱賞曰此子當爲太平宰相十九成進士選庶吉士時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也五十二年以編修充福建副考官逾年丁外艱五十七年典貴州鄉試明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六十年典河南鄉試嘉慶元年督廣西學政丁內艱四年補御史六年授贛南道廣昌會匪聚衆爲亂公往治激勵士民擒首惡誅之餘黨解散逾年丁生母憂十年暑惠潮嘉道明年擢江西按察使又明年擢雲南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蘇巡撫調浙江明年入覲預 重華宮茶宴是年冬調河督公以不諳河務辭 詔回浙江任十六年擢兩廣總督入覲 賞戴花翎時啖咭喇有護貨兵船擅入內洋不敢驅逐公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絀乃遵約如舊制二十二年調四川總督川兵習尙驕縱公壹裁以法犯者必懲習遂革乃重修文翁石室遺址興學舍以造士成就者多二十四年公帶領川中土司大頭目十四人入都恭祝 萬壽 召見十一次親酌酒 賜之 賞賚有加禮道光二年內召爲刑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

三年授直隸總督四年拜協辦大學士明年公壽六十 賜御書宣勤篤祐額暨福壽字如意冠服文錦諸珍六年
典會試晉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八年授兩江總督公自館選至入閣皆衢亨特進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十年
坐鹽梟事遷左侍郎 召入都薨於旅次 帝深悼惜焉性聰強書牘皆過目不忘熟於左氏傳卿大夫氏族
源流分合能條舉無譌與人一面或曾接一言隔數十年記憶不爽僚吏驚以爲神其爲政明而不苛清而不刻飭
武備清吏源尤壹意以培植賢才扶持善類爲念所薦達者多任封圻躋顯秩如唐公仲冕嚴公如煜劉公清趙公
慎畛陶公澍林公則徐其尤著者也著有繩樞齋詩集子蔚遠官至貴州巡撫

戴文端公事略

戴公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某由江都遷江西之大庾遂爲大庾人父第元由編修官太僕少卿公年十七舉
本省鄉試尋應天津 召試 賜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時年二十有四
明年典湖北鄉試有 旨仍直軍機處秋獮扈 蹕獲鷹以獻 御製詩美之并 命和韻四十九年充江南副考
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典試湖南督廣東學政累遷中允侍講左庶子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仁宗

皇帝嗣位凡大典禮諸鉅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蓋於是始二年 賜三品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
少詹事遷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靡

慕趨事益勤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 賜紫禁城騎馬五年調戶部充經筵講官六年教習庶吉士晉兵部

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十二月川楚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尚書十年調戶部總裁會試入直

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掌院學士典順天鄉試十三年奉 命視南河 予假省墓并命視

公叔均元病狀十四年 仁宗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 御製詩 賜之

有鳳閣隨雙彥鼈頭冠衆英之句十六年三月 上以綏懷西北屬國 幸五臺公扈從回 蹕公途次得疾

至正定疾甚 命先歸馳至圓明園 賜第遂不起年五十有七事聞

上軫悼榮郡王綿憶奉 命奠饗

賞陀羅經被及庫金千五百兩治喪越五日

上親臨喪次奠饗三 贈太子太師 詔入祀京師賢良祠禮

部遵行 諭祭禮內閣以易名請 賜諡曰文端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由內閣軍事下議政王大臣雍正

初西北陲用兵始設軍機處特簡重臣親臣爲軍機大臣於是內閣之任轉輕故 本朝軍機大臣其重與魏晉六

朝唐初之中書令五代之樞密院等必大學士兼領軍機乃可謂之常國其專直殿閣者雖膺大拜問要固絕殊焉

惟公由大魁秉政前後直樞廷三十年其庶懿之謨鴻譚之論敷陳密勿者不可以一事計迨教匪戡定 仁

宗皇帝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詔示天下及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造膝襄贊雖同直勳舊大僚及公之親屬

無有能知其說者用是知公以樞輔勸相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

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 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驟加摧落有激

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

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間此即公立朝大指也公屢典文衡讀殿試卷者二閱大考卷者

二閱庶常散館卷者一皆矢慎矢公御史花杰嘗劾公徇庇蘆商查有圻及讀卷舞弊引洪瑩得大魁狀公具疏辯

詔以長蘆商欠一事係由鹽政綜覈查有圻係宦家與戴衢亨向有世誼並非不可聯姻之人至洪瑩原卷已查

取進呈并召瑩入上書房默寫試策命皇次子監視朕親加披閱並無不符且瑩係朕親拔第一非由讀卷官所擬

花杰任意污讎應嚴加議處並將瑩原卷及默寫卷發交閱看以服其心杰尋自陳冒昧而 上眷公乃益深

四次考績皆優敘有持躬清正居心坦白之褒可謂明良一德者已子嘉端 欽賜舉人官知府而公叔父均元字

可亭以乾隆乙未進士由編修後公十年官至東閣大學士坐事除名年九十六乃卒

本朝刑部尙書用人最慎部中司官明慎者方總辦秋審其尙書多取歷總辦並踐中外習故事者擢之而英山金公特以能稱職爲

獄者方承

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爲福多稍稍減罪狀上之公以爲不可懸千里推鞠苟引律當毋更議其

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比於是部中多以公爲嚴於用法然歲斷獄大小以千百計自同官至聖執事無有能執公所具改從輕比者烏虜可以觀公矣公名光悌字汝恭號蘭畦世爲安徽英山人由舉人取內閣中書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遷刑部員外郎再遷郎中五十三年俸滿截取知府仍留刑部明年京察一等記名復經刑部奏留又明年刑部奏請以四五品京堂用 允之嘉慶六年授光祿少卿因值覈辦秋審諸獄仍留刑部尋遷內閣侍讀學士山東按察使十年晉布政使逾年授刑部左侍郎先後 命往山東魚臺直隸天津及承德府平泉州等處勘獄均稱 旨十一年冬授江西巡撫奏江西積案繁多已設局清釐報聞尋擢刑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減等公主豪奏復舊例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以上主者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絞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追不決絞情實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 仁宗覽奏曰官盜較私盜反薄耶公免冠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律意

如是也烏虜此可以觀公矣公爲按察布政巡撫皆如在刑部核名實別功過釐市井飭軍伍多以一人智斷行之蓋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摧乎至巨持成格以繩崎嶇數變之情援古義以削一切浮沈苟安之習自謂卑獨此心可奉 聖主故嶄然有以自見如此性好士聞之如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當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考官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張惠言天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江南總督幕府有華士負重名公語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汚階前地也在江西有兵官素瀾浪而無跡可効求見公公切齒投其刺於地終公任拒不見烏虜此可以觀公矣公薨於嘉慶十七年十二

月年六十有六 詔稱公練習法律治事精勤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同朝有戴簡恪公者年輩略後於公亦由刑部屬官游歷大司寇最有名

簡恪公姓戴氏名敦元字金溪浙江開化人也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越三年殿試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總辦秋審處游擢郎中出爲肇高廉道道光壬午由江西按察遷山西布政使踰年署湖南巡撫內召刑部侍郎擢刑部尙書壬辰充會試副考官甲午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七 贈太子太保 予諡簡恪其能舉其職與金公同而其性情志趣絕不相類蓋一則苦心致力以求之一則過目不遺一字物來順應吏自不能毫髮欺而其克持情法之平則一也公姿稟殊絕幼嘗過外家堂中有書八架一月盡讀之年十歲郡縣以神童舉試學使彭文勤公賞異之得名最早其一生綽然得自行其志者亦名有以先之也目短視觀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竟一紙遇案牘如讀書一日所見必盡而後已既盡則終身不忘每至一官所積牘覽一過他日吏偶誤或上下其手爲姦利公輒撻而正之老吏皆吐舌無敢欺者每奏對 上有所咨詢公援引律例誦故牘汨汨千萬言 上亦

絕重之生平簡而寡營凡人事居處若時當適來而適應之皆非所必爲者而居不廢職行無異趨有諾必踐蓋其恪也公之赴任高廉也以地方情形非素習寓蘇州之南濠凡數月地本大都會粵人貿遷者往來如織公密訪其風土人情甚悉故事之官有程限或以踰限爲疑公笑曰得失有定分何汲汲爲在江西幕無賓客延屬吏之諳刑名者以自助不數月清積牘四千餘獄某縣令索與公習以獲盜當遷秩令中獲死囚三名以上者許送部不及則否公定讞擬辟不及三人令忤然失望公婉喻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戕人命遷己官非福也是乃所以愛君耳自江西遷擢入覲途中日以麪餅六枚供饗殮不解衣不下車五更趣夫起驅之行凡上官過境州縣例設供億具迎送禮公獨行數千里而輿夫館人莫知其爲新任藩使者抵京師始喚僕使令客至屏僕戶外煮茶瀉酒輒躬爲之山西藩署有陋例曰盤頭銀上下皆取資焉公曰官有養廉僕御官所繫也何贏餘之有遂革之復居京師同僚非公